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It depicts a person from behind, wearing a dark red, sleeveless dress, standing on a balcony. Their arms are raised and bent at the elbows, with hands clasped behind their head. They are looking out over a landscape with a blue body of water and a yellowish-brown shor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balcony railing and a table covered with a yellow and purple patterned cloth. A white cup and saucer are on the table. The painting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

有产者

The Man of Property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李永斌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有产者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李永斌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产者 /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李永斌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6

(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

ISBN 978-7-5008-6460-8

I. ①有… II. ①约…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0802号

有产者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JOHN GALS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致爱德华·加内特

……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奴隶是我们的……

——《威尼斯商人》

目录

第一卷

- 003 第一章 老乔里恩家的聚会
- 026 第二章 老乔里恩去歌剧院
- 046 第三章 斯威森家的晚宴
- 065 第四章 房子的筹建
- 078 第五章 一个福尔赛家庭
- 086 第六章 关于詹姆斯详尽的描述
- 097 第七章 老乔里恩的过失
- 107 第八章 房子的规划
- 118 第九章 安姑太去世

第二卷

- 131 第一章 房子动工
- 141 第二章 琼的“享乐”

150	第三章	和斯威森驾车出去
164	第四章	詹姆斯亲自去看房子
177	第五章	索姆斯和波辛尼之间的通信
195	第六章	老乔里恩游动物园
203	第七章	在蒂莫西家的一个下午
219	第八章	罗杰家的舞会
230	第九章	里士满的一夜
244	第十章	一个福尔赛人的诊断
255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释
262	第十二章	琼进行的几次拜访
273	第十三章	房子完工
283	第十四章	索姆斯坐在阶梯上

第三卷

291	第一章	马坎德太太的证据
305	第二章	在公园的一夜
310	第三章	植物园中的会面
326	第四章	地狱之旅
339	第五章	审判
349	第六章	索姆斯说出实情

- 362 第七章 琼的胜利
- 372 第八章 波辛尼之死
- 383 第九章 艾琳归来

第一卷

The Man of Property

第一章 老乔里恩家的聚会

那些出席福尔赛家族庆典的有特权的人见识到了那令人陶醉而又可以增长见识的盛大场面——中上阶级人们衣着的华丽。但是只要那些有特权的人具备心理分析的天赋（这种天赋不需要任何金钱价值，通常被福尔赛家族忽视），他们就能看到一种假象：不仅表面风光，而且还存在着隐蔽的社会问题。说得再清楚点，这个家族的兄弟彼此间都没有好感，三个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情，而他可以从这个家族的聚会当中观察到他们之间那种神秘而又极其坚固的共性。正是这种不屈不挠使得这个家族能够在社会上如此强大，以及使其成为社会的缩影。他能看到社会进步的整体状况，从而对宗法社会、野蛮部落的云集以及国家的兴亡有所了解。他就像一个看到一棵树从栽培到生长过程的人，总有一天他会看见这棵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茂盛得让人反感。在这过程中，这棵树会表现它那种坚忍不拔、不随波逐流的特性，当然这里面也会有其他 100 棵精力不够旺盛而死亡的植物。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四点左右，如果一个旁观者恰好在老乔里恩·福尔赛住的斯坦诺普门家里，那么他很有可能见证福尔赛世家的顶峰时期。

这是一个很隆重的场合。这是专门为老乔里恩的孙女琼·福尔赛和她的未婚夫菲利普·波辛尼举办的订婚仪式。福尔赛家族

的人全都到场了，戴着白手套，穿着黄背心、带羽毛的衣服和连衫裙，那场面极其盛大。甚至连安姑太也来了。她住在她兄弟蒂莫西的绿客厅，一般很少出门。客厅的上面摆放着一个淡青色的花瓶，花瓶里插着染色的蒲苇草。在花瓶的庇佑下，她成天坐在那里看书、做针线活，四周挂着福尔赛家三代人的画像。今天，安姑太也出席了这场订婚盛宴，她那笔直的背，以及她那张沉着的衰老的脸代表着整个家族的财产观念。

当福尔赛家族遇到订婚、结婚、新生儿出生这样喜庆的日子，全部福尔赛家人都会到场；当福尔赛家的人去世时——但是福尔赛家到现在还没有人去世。他们觉得自己是不会死的，死亡和他们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他们会提前做好针对死亡的防范措施。这些精力充沛的人们本能地防范着那些侵犯他们财产的人，让他们非常愤恨。

那天，和其他客人在进行交际的福尔赛家人，比往常更注重打扮，着装更整洁，神情兴高采烈而又体现着尊贵，神色自若又随时保持警觉，好像他们在蔑视、对抗着什么。索姆斯·福尔赛脸上习惯性的嗤之以鼻的神气已遍布开来，他们时刻都在戒备着。

他们这种下意识的敌对态度使得老乔里恩家的这次聚会成为家族史上的历史性的时刻，为这部剧拉开了帷幕。

福尔赛家族的人痛恨某件事情不单单是个人痛恨，而是福尔赛整个家族都痛恨那件事情。福尔赛家人出席重大宴会时会要求整个家族着装格外整洁，对待客人要体现真挚感情，体现出福尔赛家族的重要性以及那自以为是的傲慢神情，通过这些可以体现

出这种痛恨。只有遇到危险，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才能唤醒它的本来面目，这正是福尔赛家人今天所感觉到的。这种危险的征兆让福尔赛家族擦亮他们的盔甲以随时迎战。作为一个家族，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接触到了某种陌生而又危险的事情。

斯威森·福尔赛斜靠在钢琴上面，他身材高大，穿着两件背心，胸前别着一个红宝石胸针，而往常，他只穿一件缎子背心，别着一个钻石胸针。缎子衣服上方，是一张刮过胡子的苍老的方脸。肤色犹如苍老的牛皮，眼神黯淡，但是却保持着极其尊贵的面容。他的孪生兄弟詹姆斯紧靠着窗户，借此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他和身材高大魁梧的斯威森一样，有六尺来高，但是非常瘦，好像从一出生就要维持一种平衡，和斯威森形成对比。老乔里恩总是称这对孪生兄弟——胖子和瘦子。詹姆斯总是弯着腰，毫不关心地看待这种场面。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然而眼神又隐隐约约有着一丝忧伤，他有时候会被周围的事情打断而停止思索。他的两颊几乎瘦成了两道平行的褶皱，那长长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的上嘴唇被邓德里雷胡须包围着。他手里一直转动着一件瓷器，在宴会上来回打量。他的独生子索姆斯离他不远，正在倾听一位穿着棕色衣服的妇女的讲话。索姆斯脸色苍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深棕色但是有些秃顶；他托着下巴侧向一边，鼻子像之前描述的那样显现着傲慢的神情，好像在鄙视一颗他知道自己不能消化的蛋。他的堂弟乔治在他的后面。乔治·福尔赛是福尔赛家族五房罗杰·福尔赛的儿子。乔治有着一张胖嘟嘟的脸，戴着奎尔普式的神情，正在盘算着他经常说的带有嘲讽意味的俏皮话。这个场合固有的一些东西影响了他们所

有人。

安姑太和海斯特姑太，这两个福尔赛家族的老姑娘，以及朱莉姑太（简称朱莉娅）——这三位老太太紧挨着彼此并排坐着。朱莉姑太在自己年长的时候忘记自己是福尔赛家族一员的特殊身份，嫁给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塞普蒂墨斯·斯莫尔。现在她已守寡多年，和她的姐妹们一起住在弟弟蒂莫西·福尔赛家里——贝斯沃特路。她们三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脸上涂着脂粉，胸前的一些羽毛或者胸针别在那里格外显眼，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次宴会庄重无比。

族长，也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老乔里恩站在房屋中间枝形吊灯下。他已有80岁高龄，鹤发童颜，天庭饱满，有着一双深灰色的小眼睛，一撮白而长的胡须耷拉下来盖过他的下巴。尽管面颊消瘦，两鬓深陷其中，却有着族长的气场，给人一种青春永驻的感觉。他身材挺拔，一双精明而又沉稳的眼睛炯炯有神。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高高在上，绝不猜疑或讨厌别人。这么多年他一直都这样为人处世，所以人们对他一直存有这样的印象。老乔里恩从来都不会想到自己非得向别人摆出一副充满怀疑或者蔑视的神情。

老乔里恩和今天出席宴会的其他四个人，詹姆斯、斯威森、尼古拉斯以及罗杰，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区别。反过来，这四个兄弟之间虽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也很相像。

这五张脸虽然面部特征和神情各异，但是还是能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下巴都体现着一种坚定不移。虽然年代久远而

难以考证，但这就是福尔赛家族的特征，是福尔赛家族财富的保证。

他们的晚辈也具备这样的特征：高大威猛、壮如牛的乔治；面色苍白、精力旺盛的阿奇博尔德；年轻但性情又固执得既可爱又迟疑的尼古拉斯以及不苟言笑、刚愎自用的尤斯塔斯，他们身上都有着福尔赛家族灵魂深处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也许毫无意义，但是错不了。下午的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所有这些如此相异却又如此相似的面孔都呈现出一副不信任的表情。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对今天要见的那个男人感到不信任。众所周知，菲利普·波辛尼是一个没有钱的年轻人。但是福尔赛的姑娘们以前也和这样的人订过婚，实际上有的甚至结婚了。因此，福尔赛家人不全然出于菲利普·波辛尼没钱而猜忌他。他们也无法解释这种猜忌的起源，但是福尔赛家族中一直在流传着有关菲利普·波辛尼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曾经出于应酬，戴着一顶灰色的软帽子去拜访过安姑太、朱莉姑太和海斯特姑太。那顶帽子都不是一顶崭新的帽子，破破烂烂，不成形而且满是灰尘。她们说着：“亲爱的——真特别——太怪了。”海斯特姑太经过那间又小又黑的门厅时（她本身或多或少有点近视），误把那顶帽子当作一只古怪肮脏的野猫，还试图将它从椅子上赶走，心想汤米竟然会有这样没有修养的朋友。当她发现这帽子一动不动时，感到心烦意乱。

就像戏剧家为了体现一个场景、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全部特点而认真探寻每一个细节一样，福尔赛家族的人们都本能地将注意力定格在那顶帽子上。这就是他们最有意义的细节，从这个细节他们可以看到整件事情的意义所在。他们都会问自己：“我

会戴着那顶帽子去拜访贵客吗？”每个人都会回答：“不。”想象力更丰富的人们会补充道：“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

乔治在听到这件事后咧嘴大笑。他认为戴这顶帽子就是为了博大家一笑，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行家。“很傲慢，”他说，“粗鲁的海盗。”

这句“海盗”从此口口相传，最终成为大家提到波辛尼时最爱用的称号。

在波辛尼拜访过这三位姑太后，琼的这些姑太们因为那顶帽子开始责备她。

“亲爱的，我觉得你不该让他戴着那顶帽子去拜访我们。”她们说。

琼却仍旧随着自己的意愿，轻快又傲慢无礼地回答她的姑太们提出来的质疑，“哦，那有什么要紧？菲利普从来都不知道他头上戴着什么！”

没想到她的回答竟然这样无理，但是的确是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不知道他头上戴着什么？不，绝不是这样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本领，和老乔里恩公认的继承人琼订婚。他是个建筑师，但这并不是他戴这顶帽子的充分理由。福尔赛家族中没有人是建筑师，但他们认识的两个建筑师，从来都不戴那样的帽子去参加伦敦社交季举办的各种舞会。

虽然琼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未满十九岁的她对穿着的挑剔那是出了名的。索姆斯太太总是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琼不是仍然对索姆斯太太说她衣服上的羽毛装饰太过粗俗吗？索姆斯太太认为琼对穿着很讲究而且她说得恰到好处，于是果断

放弃了衣服上的羽毛装饰。

尽管他们猜忌菲利普，不赞成他们的婚事，但是老乔里恩邀请他们参加宴会，他们没有拒绝前来参加琼和菲利普的订婚仪式。斯坦诺普门邀请大家参加聚会极其罕见。自从老乔里恩太太过世后，十二年来从没有邀请过，这是第一次。

以往的宴会嘉宾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整齐。尽管他们都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又是格外的团结。田里的牛看见狗冲进了田地里，它们就头挨头、肩并肩，冲上去将侵略者踩死。当危险来临时，福尔赛家族的人就会像牛一样，一致对外。毫无疑问，他们出席聚会就是为了弄清楚应该送给新郎官什么样的礼物。人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问：“你给什么样的结婚礼物呢？”“尼古拉斯送一套银匙！”送什么礼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郎官是什么样的人。假如新郎官穿戴整洁，皮肤光洁白皙而且一脸富态相，则有必要送他一点像样的礼物，他也期待收到这样的礼物。最后，就像证券交易所股票的价钱一样，通过家人们的协调，他们每个人最后给新郎官的礼物合适又恰当。最精确的细节规定是在贝沃斯特面朝公园的那所宽敞的蒂莫西的红砖房子，因为安姑太、朱莉姑太和海斯特姑太都住在那里。

仅仅提一下这顶帽子，就会让福尔赛家族的人忐忑不安。这样的家族为了周全他们中上层阶级人们的脸面，一定会感到不安的。如果他们觉得心安理得，那才是荒唐呢！

那个引起不安的人正站在门口和琼交谈。他的卷发使他看起来很凌乱，就好像他已经察觉到接下来会发生不寻常的事似的，他还有一种自己给自己讲笑话窃喜的神情。乔治在旁边和自己的